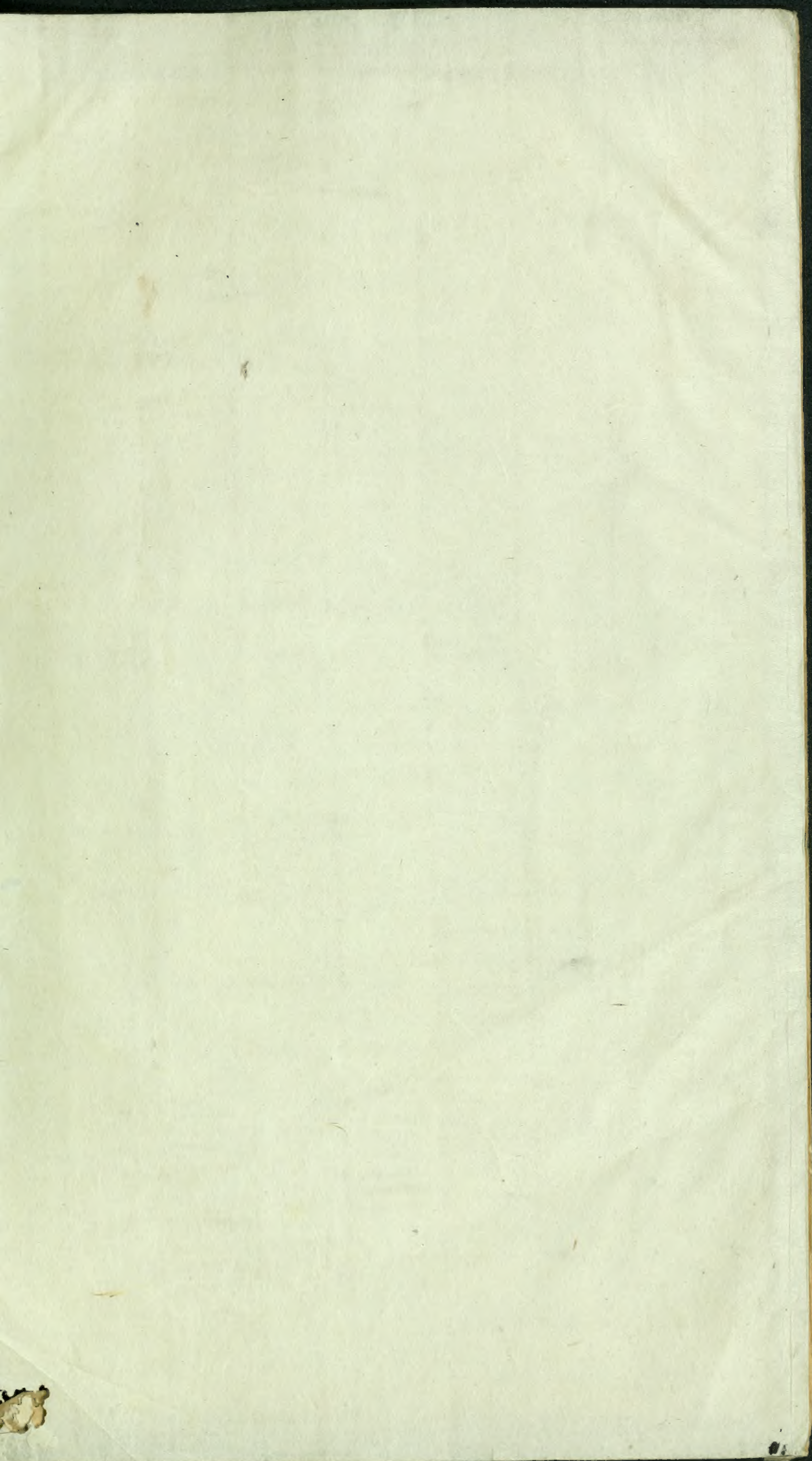
[illegible]筆記

卷之一[illegible]三

四時香館[illegible]



林下筆記序

橘山李相國所著林下筆記凡爲目十一編爲三

十四卷嘗論古之爲學者未始不以博綜事物爲[illegible]

之體要治平把門之具通攷綜其綱條以[illegible]而

則一也後世好名喜新者附麗以門戶自立爲[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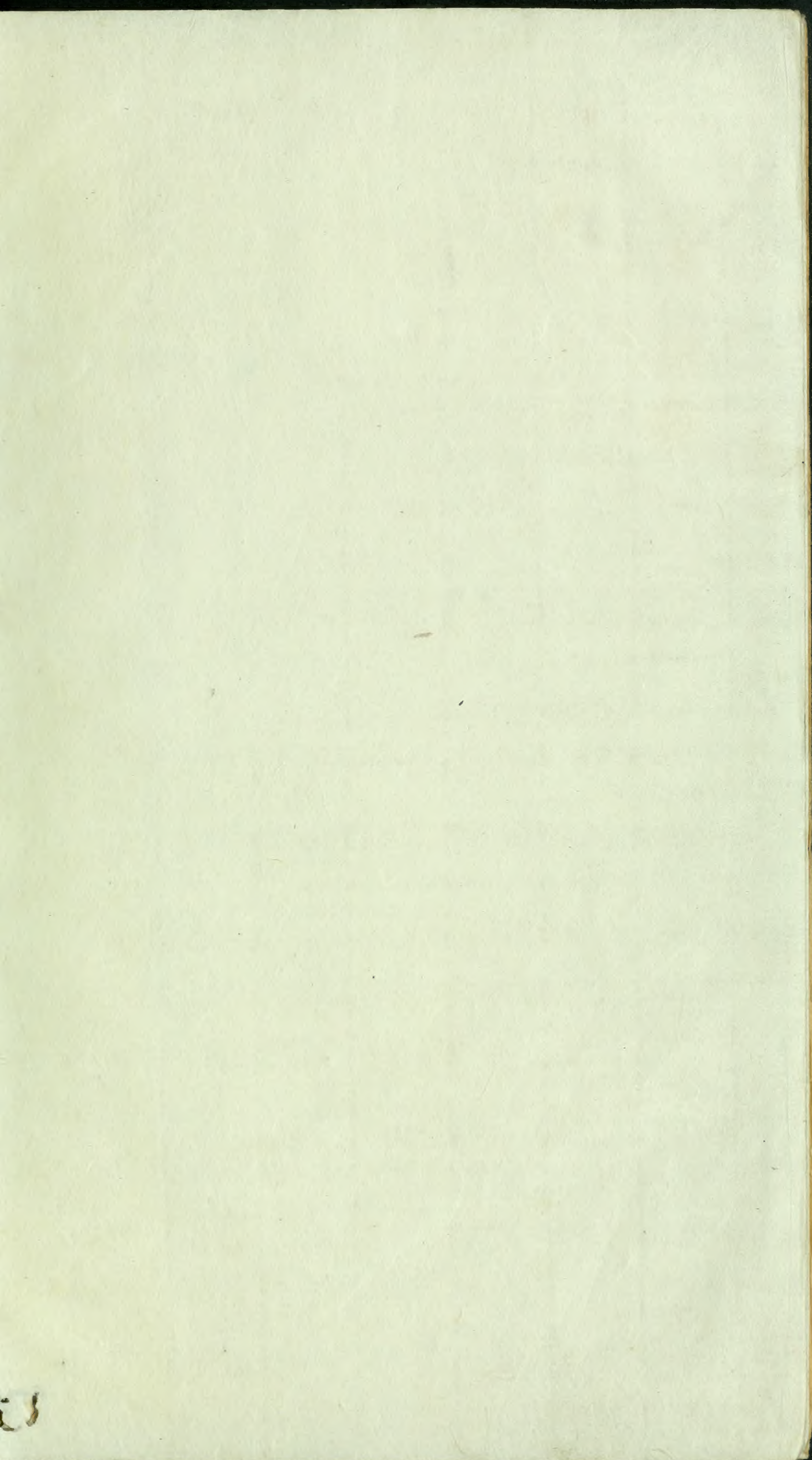
考經摘文事天下以爲功令詞章之學始分而爲[illegible]

然爲二若像之九數之類各專其術者亦不知其大體[illegible]

精遊其巧之間其[illegible]也然則學之術其將[illegible]一[illegible]

今夫古之志學者探究天人明達[illegible]今天[illegible]於世[illegible]

經思故以爲散事論績一世覽[illegible]之[illegible]言古[illegible]



林下筆記序

橘山李相國所著林下筆記成凡爲目十一編爲三十四余嘗論古之爲學皆本諸身而徵諸事物大學之修齊治平孔門之身通六藝其條列雖殊而實用則一也後世好名始而學術隨以分門有性理之學有經濟之學又下而爲功令詞章之學趨舍行藏截然爲二若儕之九秋之奕各異其能而不知夫極其精逞其巧之同其理也然則學之術其將孰能一之乎夫士之志學者深究天人明達古今其自任也不輕思欲以身致宰相鑄一世笙鏞之治返三古韶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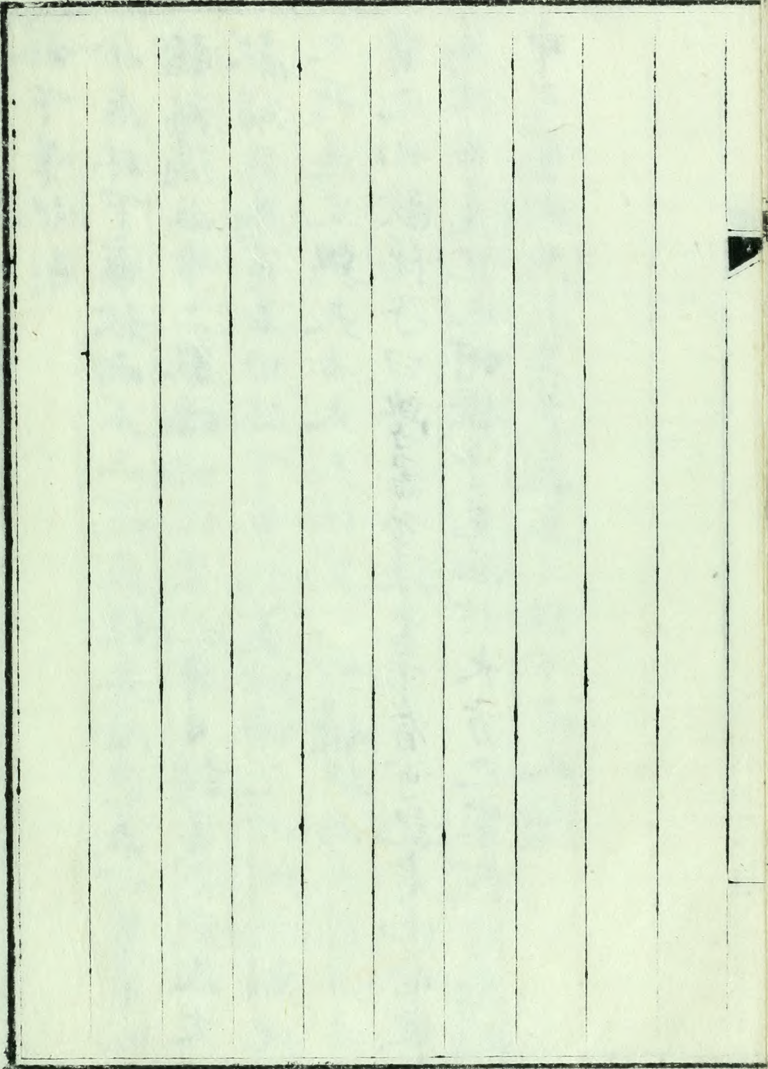
之音則士之為工即宰相之具也然而士而至宰相
天下滔滔也宰相而不忘其為士則當於古人而求
之矣今橋山相公以聰達之姿兼宏博之識早嵗蜚
英歷敭中外二十有餘年入台閣典樞府風流華藻
照人耳目其位已崇其學已施宜若巍然自高不復
以佔俾為意而每於養閑之暇慨然從事於筆硯積
縹箱於山房富牙籤於鄴架本之經典叅之史乘動
盪乎詩文涵濡乎言行以至國朝典章閭里稗說兵
家者流名物之數證以卓論附以己意衆理畢具寸
長皆効覽書者如入羣玉之府奎璧琳琅炫燿駭矚

應接不暇而要其歸皆不離乎日用事為之間綱舉而目張術分而源同入而為士子之業出而為宰相之事此實古人為學之法而八條六藝之所以終歸於一也噫公豈欲以文章自命哉身居鼎鼐之重而常有山林之志上書乞歸者屢矣朝廷輒不許而公之意則以為吾身未退而吾志已決矣每以是書寓樂天詩酒之娛閱歐陽內制之藁隨意而錄之信筆而記之不自知其歲月之多而卷帙之日以富也此無乃公之作而名之之意也歟是為序

歲壬申榴夏東萊鄭基世序

林下筆記引

余居林下廬秋雨不止疾病侵尋階前叢竹蕭蕭似聽愁滴取案上數幅紙信筆記平日讀書劄錄及文獻緒餘為頁名曰林下筆記蓋經傳之所附說朝廷之所逸史與夫士大夫談笑之餘攟摭而為錄者亦有之也歐陽子曰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是記也何嫌乎見陋於大方之家我自為閒中之覽則足矣辛未長至日林下老人題



跋林下筆記後

大丞相橘山李公退居林下小廬有著書曰筆記記之於心筆之於書者也綜貫乎九經氾濫乎諸家窮理率性博物典故禮樂政教之本嘉言善行之要内可以飭躬礪操上可以致君澤民以至虞初之誌齊諧之怪無不畢載浩漫滉瀁地負海涵如入波斯之市鄙隋珠陋結綠不知何貨可居書凡三十九局分十有六編編又各幾百頁条必有牓提其綱也事必有據信其蹟也泛應曲當不越乎日用常行之間而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以公眼觀之公心思之公論

言之然後始得是記之要領昔胡今山曰道者天下之公道學者天下之公學以其公物也故與天下共之今公之不我我書而舉以眎余者亦是出於公也相公之德業之崇富文章之宏博周溪尚書弁卷之述已備矣又何敢贅

歲甲申流月上浣坡平尹成鎭謹書

林下筆記總目

林下筆記總目 終

林下筆記卷之一

四時香館編目錄

春秋
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孝經
孟子
小學
經說
天道

曆數
地理
諸子
攷史
評詩
評文
襍識



林下筆記卷之一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四時香館編

皇極經世書曰觀春則知易觀夏則知書觀秋則知詩觀冬則知春秋凡人生於寅日出於寅故寅爲一年之首而一歲之事在於春

余早起抱書若有所得輒錄之

易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可以證明貞固之說

名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丘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亾也萬石君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剥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隂之所能剥

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内

魏尚以易相漢能上隂陽之奏而不能防宦戚之萌不知繫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昏椓靡共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

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

井之九三荆公觧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扵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扵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扵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扵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

龜靈而侯雜文而𪍑是以衣錦尚褧蘭薰而摧玉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此白賁素履所以旡咎

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扵不周卦氣始扵中孚冬至為曆元黄鍾為律本北方終陰而始

陽故謂之朔方太玄配日於斗宿紀氣於中首而以

罔冥爲旡艮之終始萬物也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

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醫經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

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艮時此説與易合

程子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以爲先見

象數方説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顚延之

曰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

心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通其理

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咸

憧憧往來

邵子曰天地之氣運而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饒謂先天圖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即南北之運數也

迂齋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人心無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

咸之感無心感以虛也兌之說無言說以誠也

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顏氏家訓謂教兒嬰孩教婦初來

書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臯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端純東面而受于尚父也少皥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郯子而學焉孰謂無書可讀哉墨子使衛載書甚多曰昔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

洪範弱為六極弱與柔異柔如漢文帝弱如元帝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

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更為受命之元年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紀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稱一年或有因於古也

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鄭康成曰土氣為風水氣為雨箕屬東方木克土土為妃故好雨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為一科故曰無求備於一人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皆天理之自然聖賢傳心之學唯則字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禽獸雖有
土不得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
稷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

李仁父曰孔子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獨伊尹伊陟
傅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

詩

逸詩篇名貍首驪駒祈招轡之柔矣皆有其辭唯采
薺河水新宮茅鴟鳩飛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

斯干也鳩飛小宛也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為三國序詩者以其地本商地畿內故在王黍離上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註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

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歐陽公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在桓文之後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豳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餘義於三月云歲既卑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

皆以歲言之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玄撰今按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相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衛門識處世此可謂學詩之法

周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桓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驪山之禍兆於穆王遷戎始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変為北方之彊矣觀駟鐵小戎之詩尚武好善之民變為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強於諸侯然晉之分為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為治國彊不足而德義有餘

周禮

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唯太宗以為真聖作後劉歆始用之蘇綽宇用之王安石三用之經之蠧也唯文中子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程伯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

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經者王程二子而已
張禹以論語文其諛劉歆以周官文其姦猶以詩禮
發冢也禹不足以玷論語而以歆瞥周官可乎
漢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注周官太
府王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内職金職幣皆掌財
幣之官故曰九府愚按爾雅醫無閭之珣玗琪會稽
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崙
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之五穀
魚鹽是謂九府五峯胡氏皇王大紀曰尚父立圜法
輕重以銖通九府之貨然則九府太公立之管仲設

之顔注悉非

奄止於上士柳其權也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然內侍並列于六省閹奄尹與政之階與周典統於冢宰異矣

王有三朝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司士掌之二曰燕朝在路門之內太僕掌之三曰外朝在皐門之內庫門之外朝士掌之唐六典承天門古之外朝太極殿古之中朝兩儀殿古之內朝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

儀禮

韓文公讀儀禮謂考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婚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猶以為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快孫子也

皮樹註云獸名張鎰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他書不見

詩禮相為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

鄉先生謂父師少師教子閭塾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者書大傳謂之父師少師白虎通謂之

右師左師

禮記

恒言不稱老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而言不稱老矣

賜果於君前說苑晏子曰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漢桓榮詣賜奇果舉手捧之以拜

君子欠伸一章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彊不息爲剛臣以陳善閉邪爲敬講經理討古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無厭斁之心下無頋望之意是故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辨之而理益明盖因以規諷云

王制註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蓋以庸爲城也

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爲尺漢專用十寸而爲一尺

宿離不貸蔡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

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之所未發

大戴禮記

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

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箠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極則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而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忿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磑磑無為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叅攷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於十八章矣書于篇後俾好古者有攷朱文公書揭于壁上以為左右觀省之戒

樂

戴逵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瓁[illegible]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蓋用阮籍樂論之語

傅玄琴賦齊桓曰號鍾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燋尾伯喈曰綠綺宋書樂志曰世云燋尾伯喈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也今按蔡邕傳注引琴賦序相如綠綺蔡邕焦尾宋志恐誤

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世說注引東方朔樊英事樂纂又謂晋人有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器與洛陽鍾

聲諧宮中撞鍾故鳴
周無射之鐘至隋乃毀唐顯隆之輅至宋猶存物之壽亦有數耶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治琴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七年琴成入韓豈韓有兩聶政歟
魯雖賜以天子之禮樂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門有雉庫而無皐應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公之

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魯有郊廟之禮始於惠公之請在平王東遷之後

春秋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

金石録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即立或言中立庭皆當讀爲位盖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愚按周禮小宗伯

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蓋古字通用詛楚文變輸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即左氏渝平也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為爾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以為諸侯若無史外史何

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閭尚有史况一國乎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正者不過二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元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雖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一十九（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先儒以為妄矣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袞鉞一時薰蕕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錮慕其流芳也宋朝鐫工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

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

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麓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為之變動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左氏傳

三傳皆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范武

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原交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鼂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藴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學

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閣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

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傅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也

君之於民亦曰忠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於親亦曰慈禮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顓於事君為人謀不忠於朋友不忠告事親不忠養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

河圖曰崑崙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故

晉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

號儒謂名乎高於四皓申屠蟠賢於郭泰

楚之興也篳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

視其儉侈而已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

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仇未報

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既入而逃

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之

滅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爲次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戍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哉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古之箴君心者不以儉董仲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弘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弘正邪雖殊而啓武帝之侈心則一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衆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謟諛而以汲長孺爲戇愚朱游爲狂晉士習於曠達而以卞望之爲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

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爲左邱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爲詳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

也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非也

陸淳又以為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此

卜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淳黨叔文而不畜由

其不知命也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是人

臣生而謚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

是人君生而謚也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

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

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圖謂左傳無玉磬之說非也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子大叔九言論語一言蔽之曰思無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

莊公寤生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夏有典則商云成憲

周云舊章

公羊

漢武尊公羊家而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二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漢武用此義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吁何止百世哉

穀梁

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
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
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俶秦孝公時人

論語

愚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末
者也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

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四方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弓以為蛇見寢石以為伏

虎洞其心也閲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蒹葭莫辨心

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奪符

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孝經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

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馮氏曰子思作

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者也

劉獻不好讀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威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

范太史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王梅溪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人能奉親即是奉佛也

孟子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經典序録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楚闘

箕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書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原文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愚謂告子仁內義外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仁在乎熟之而已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荑稗楊墨五穀之螟螣

君子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袁克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克之欺此存亡之判也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語也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

有八蜡孰謂古制不可行于今乎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放如何記書遂閉門静坐不讀書百餘日以収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

小學

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着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

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

韓文公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曰讀書難字

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謂學者之戒

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

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

備焉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品也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爲春聲陽爲夏聲衡凡冬聲也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夾際鄭氏曰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是爲緯也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爲二十圖夾際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

從見入華則一音咏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

徐景安樂書宫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

為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矣

經說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為六

藝始見于太史公滑稽列傳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

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

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及至期月所觀彌

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

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

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為智不勤教無以為仁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莊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

天道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之和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轉一日一夜帀於四和焉桵周髀云天地四極四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義宗之說本此

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晩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此語蓋出於方氏禮記解

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黃姑卽河鼓也吳音訛而然

歷數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堯以上六關逢無紀致堂云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蓋荒誕之說劉道原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衆說不同三統

曆次夏商西周與汲冢紀年及商曆差異況開闢之

初辛王貴景文云渾論以前其畧見於釋氏之長含經

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

地理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

尤奇峻可以參觀

素問云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滿東南右熱

而左温

諸子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晋而下言之也

龔氏註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閑心中士閑口下士閑門愚按楚辭橘頌云閉心自謹終不過失芳王逸注閉心捐欲也

世說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闊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韵小韵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其書稱平王問道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荀子取之譬若積薪

燎後者處上汲黯取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明德后
取之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
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魏相取之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班杜韓諸儒取之心欲小
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孫思邈取之德均則衆者勝
寡力敵則智者制愚陸抗取之欲治之主不世出王
吉取之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
稱丈量徑而寡失枚乘取之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
斬園有螫虫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士折衝千里鄭
昌取之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

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越絶劉子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何休註公羊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

鄭衆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本此

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里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柯守之説皆原此意

關尹子曰當其夢時觀山念木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庖丁解牛行其所無事也管子云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賈誼疏云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目全牛萬隙開橫渠詩語也

靜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金鐵蒙以大緤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雲而不見鶴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喻聖之法明遂至不敢蹈也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肉一作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輒擊也一作撮

秋鶬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食之

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田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之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盜竊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韓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異也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此名言也鄭長者之書見漢藝文志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此見慎子

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按孫子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

韓子謂鍾鼎之銘皆嵗吾之蹟華山之博也蔡邕謂唯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向樂天立碑詩曰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

迂齋云梓人傳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職

篇云使衆能與衆賢切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
爭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宫室必任巧匠奚故
曰匠不巧則宫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
宫室哉巧匠為宫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
直必以準繩功既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也巧
匠之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
宫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

六韜曰冠雖敝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
誼之言本此韓非子亦云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
五采必踐之於地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顏注

此語見六韜主上之操也語出尉繚子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張夫人諫苻堅之言本之於此也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溫饑飽之為脩短驗於物者也論養生者盡於此觀之韓子蒼醫說用此意物理論曰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

脉以煖通

傳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伊川謂如犀飲河各充其量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

或問賢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王介甫曰出乎顏淵則聖人矣出乎韋玄成則衆人矣

攷史

諸侯棄甲兵之讎爲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

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剸刃於王僚賊天下
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純終
父母之年遂殺身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
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
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
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
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寘
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
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

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此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遂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千有二山入懷晏安不行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敎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

修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天灾人禍隨至者多矣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黄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明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義乎黄老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分矣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唯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為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不唯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進以鄧梁君子以為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朱子綱目以蜀漢為正統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辭以對

君子小人之夭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三國魏有篡弒吳有廢立皆受制强臣蜀漢末亡之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摹遠矣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腹永安宮南江灘水上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止殊魏玄成徐洪客俱隱於黃冠而靈異如用之易地則皆然

晉傅玄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瞞忘漢簽蕙化爲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

臣懿臣姦之鋩若王凌以壽春欵誅懿而不克文欽
毋丘儉以淮南欵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欵
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為有臣矣鄭漁仲謂
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為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
謂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臣賊子懼今之
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江表傳羣臣以
孫權未郊祀奏議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於
酆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令儒
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權之識見高於羣臣矣漢

儒不及

晉元帝為牛氏子且說始於沈約而唐貞觀史官脩晉書亦取為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而致堂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

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張相如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馮揚為弘農太守八子皆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嚴

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毋號萬石嚴嫗秦龔爲潁川
太守膺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氏唐張
文瓘爲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江點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
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

葉少藴云齊武帝欲爲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爲
非古或以爲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誌墓有銘
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王戎墓
銘爲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書張衡墓銘則
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三代有之唐開

元四年偃師耕者得之于墓銅槃東漢誌墓初猶用
瓶文方刻石
執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于隋大業
六年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
之忌見於此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
平原之節有自來矣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李為鯉也武后天授元年
改佩龜以玄武為龜也

鍾紹京為宰相而稱義男於楊思勗之父臧堅以刑人之唁為辱此何人哉

唐宏詞之論其傳于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于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翻也宋藝祖之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庇家無匹帛之餘史官謂當時象箪者無愧色

唐時平日楊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謫水

李氏收其一乃鏡背鼻有篆文午日字面徑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戚里皆進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升祔此失禮之始也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既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
韓文公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譏而昶子綰袞皆擢第袞為壯元君子之澤遠矣

漢黨錮以節義皐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

許敬宗謚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謚榮靈而更曰恭二事相類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袁機仲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

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

宗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郊禮真宗東封西祀畢二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郊爲定制

呂氏童蒙訓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别録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爲善之義籍溪胡先生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爲法

唐内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

宋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書省圖畫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

先儒論宋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然攷之史策宋與契丹凡八十一戰其

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也非儒乎一韓一范使西賊骨寒膽破者儒也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己有余謂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司馬公是也

自荆舒之學行爲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讀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事也

真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卭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安臨卭魏鶴山了

翁南海崔菊坡與之
莆田陳宓義齋與儕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為紹聖小人所乗元符建中韓曽不和是以為崇寧小人所陥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為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以和也

譙天授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道潔之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

秦廢井田開阡陌按阡陌田間之道東西為阡南北為陌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横

而吟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
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
絜齋先生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身是亦樓也
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從亦莫不然至於
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身是亦仕也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
物同而用之異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
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

思不窺園門楦榮十五年不窺家園何休不窺園者十七年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矩馬碑三入一人胡廣司徒再入二人魯恭胡廣司空三入一人弁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無忌至裴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姚元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胤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制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蓋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君顏注云楚之

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則
虛封非始於建安也
崇文總目史雋十卷漢雋之名杢於此
中平二年昆陽令慇由後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
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承爲之立約見於都鄉正
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策扶老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爲陌
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爲走乃去之成隋字裂肉

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
豈非不學之故也

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爲王淩死不爲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蔡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爲南鬼不爲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忠寧爲趙鬼不爲賊臣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則有魏樊城之龐德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恭靖之

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者猶犬彘也

元祐中李常寧對策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壞之有餘擢爲第一景定中有擢倫魁者其破題云運一心之乾開三才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貞觀之治姦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

唐史叙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僣竊之

後姦佞之徒神與事言天之所啓非由人事也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史公載趙簡子之夢皆此類

劉秩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媿閭里民秩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廢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誡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饌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宋朝宋景文公奏云求於非福則是諂祭黷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行

也

顔魯公爲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槩

其懷堅明之盜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

蹈之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

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迎

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

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貞元元和咸通迎佛骨者

三

三代世表稷契皆爲帝嚳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族譜

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

楊文莊公徽之好言唐朝士族閥諱行錄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宋敏求續爲後五卷

李翺爲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説實直載其詞然我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爲范文正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太后壽公上疏具𠅩遂已

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
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爲張文定銘云神宗問
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詔封冊皆
臣所草李微之攷國史詔在慶曆四年十月封冊
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之始爲學士朱文公爲張忠
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
光堯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冈羅舊
聞可不審哉
攷古編以通鑑貞觀十三年房玄齡請解機務詔斷
表爲今斷來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曰便當損

職令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于唐也

韓栩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管華嵇阮亦然

唐有蔡京宋亦有蔡京此姦臣名氏之同者也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也若兩曾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唐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蔡京以貪誅○兩毛遂見西京雜記員半千詩用之

李方玄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杜牧所作方玄墓志宋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為吏手寫簿書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傅隆年過七十手寫籍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寶重蓋誤以傅隆為沈約

蕭遘與其子三兒生日詩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出
唐史云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世系
表梁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
武帝之於汲黯衛青公孫弘明皇之於姚崇宋璟李
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脩身爲本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物外
篇取之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
度之有功愚攷方鎭之強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田

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非有功之將也
常袞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宋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旣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世多以短喪議漢文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自玄宗始也）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古者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為二物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謚曰忠是獎弑君之賊

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佞爲忠也漢大綱正見於
戮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興
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即所以亡晉也
真文忠公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
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
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
足而忠信有餘
止齋謂宋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
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殆有天意

宋孝宗獨運萬幾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
臣之說大事記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文
鑑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論文潞公忌錯論蘇明允任
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
真文忠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度
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然朱文公封
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
詩文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諱未定有議爲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
錄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孝宗用

之也

淳熙皇太子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草也禮部太常官堂白手詔用貞觀天禧事皆非所宜

李微之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畧之外却無枉尺直尋之意

乾道壬辰黄定對策謂以大有為之時為改過之日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兵所不用之術顧睨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好名曰是黨耳於

是始有棄文尚武親內疎外之心何不因羣情之所
共違而察一己之獨斷其言皆直故孝皇推之第一
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之紀焉

唐及宋初策題甚簡蓋擧子寫題於試券故也慶曆
後不復寫題寖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不足
疑

龜山誌游執中曰當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
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

呂文靖為相非無一疵可議予為名相而揚其父之

美史直翁爲相非無一善可補子爲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無咎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常先謁然後從政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三十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

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
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水經注
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
背洙泗牆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
石閫北門去洙水百餘步孔藂曰夫子墓塋方一里
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
時廟遇火燒之儒林傳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
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
化好禮樂之國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為博士置弟

子晉灼曰西京無太學公孫弘曰請因舊官而興焉
具肄習之地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經博士也三
輔黃圖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關中記在安門之
東杜門之西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下則有
太學矣或曰晉灼以漢初言黃圖記武帝時
順帝永建六年脩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
五十室水經注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石經東有一
碑陽嘉八年立文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
永建六年九月詔脩太學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
陽嘉元年作畢碑南面刻頌焉

後魏太和十六年謚孔子曰文聖尼父唐貞觀二年升孔子爲先聖十一年尊爲宣父武后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謚爲文宣王宋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謚玄聖文宣王五年改謚至聖

和凝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于世識者多非之此顏之推所謂詅癡符也楊綰有論著未始一示人可以爲法

鵂鶹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

誠齋云今日士師非禾緒士師也宋明帝紀胡母顥專權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

也蓋謂秦檜頻政士師非王工之師也

評詩

陶淵明詩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贊羅端良為記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閑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於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

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曰較寘異濛衆星爭耀語本於此

陳倉石鼓文已訛按陳倉在唐為鳳翔寶雞縣石鼓在天興縣南乃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嶧山之碑野火焚蓋此時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明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為救時之砭劑

刑李義詩丈人嗣王蕃又云道國繼德業丈人領宗卿按唐書宗室表傳道孝王元慶次子詢之子徵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徵之子也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金石錄云潮書唯慧義寺彌勒像碑與彭元曜誌其筆法亦不絶工非韓蔡比也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舊史鄭顥夢為聯句與此同得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

左傳有虞濱莊子有緋謳𨋺歌非始于田横之客

左思白髪賦星星白髪生於鬢垂詩用星星字出於此

韓子蒼曰栢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卑

也

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荆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侔唯韓杜足以當之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王胄以庭草一句為隋煬所忌初學記載胄雨晴詩風度蟬聲遠雲開鴈路長亦佳句也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貟外

一說有黃夏夔也字夔雜者未知孰詳

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尚書郎朝會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葬員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花萼之盛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之類歟

毛澤民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李賀貫休詩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馬子才詠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夢不夢商巖夢棹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

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眎奴事朱温之杜荀鶴猶糞土也

司空表聖云戴容州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李義山玉生烟之句蓋本於此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玄圃宴云秋日在房鴻鴈来翔寥寥清景藹藹微霜艸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淄苑尚想濠梁既暢旨酒亦飽徽猷有来斯悅無遠不柔

劉包九日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　陸務觀夕陽頻見樹陰移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豈清敏之志也

張文饒曰傷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来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後山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黄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魯直詩云晁

予知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文潛詩云長公波濤萬頃陂少公巉秀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峥嶸走珠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雪詩無出晏元獻韓持國之右也

更無柳絮隨風舞惟有葵花向日傾見司馬公之心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

朱新仲詠顏魯公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唯

一人又咏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凜然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
夏均父詩欒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古絶倫輩嘗觀欒城爲歐陽公碑云公之於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欒城評品文章至佳者獨云不大聲色蓋得於公也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
唐子西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本於李城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朱新仲無人馬爲二對飲月成

三本於少游身與杖藜為二影將明月成三陸務觀
誰其云者兩黄鵠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新仲何以
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黄金罍葉少蘊送人舊任子
午谷詩客獨尋丁卯橋務觀用之程致道明知許出
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數器之用之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舉上蔡語曰莫為嬰
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
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

宋正甫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

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詩者忌說功
名

評文

汪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
分也

夾漈草木略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
騷滋蘭樹蕙招魂轉蕙記是為二草不可合為一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雍蔽之患也元帝
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相感
芳物有純而不可為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

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藝文類聚誡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荀爽女誡曰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麗色妖容高才美辭此乃蘭形棘心玉曜尾質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險易不虧終始如一武侯誡子曰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廉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卞蘭座銘曰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

凡是遵無謂坐冥處獨若羣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誡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脩誡子曰時過不可還若年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羊祜誡子曰恭為德首謹為行基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徐勉與子書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凡此皆可為治心齊

家之法若馬援王泉之誡張茂先之詩崔子玉之銘見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沈亞之送韓靜略叙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
鄭亞會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皐嚴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嚴廊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非唐

人所及也

梁簡文誡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

庾信馬射賦云落霞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效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白樂天云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達人之言也

荆公爲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屛笑言不聞隣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不識刺史廳屛見杜牧

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聞於隣見柳子厚文削公為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不知其用事

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六年上之凡千卷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云太宗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脩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脩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脩益公攷之未詳也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荅詔當載於首卷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

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
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文列古之作者而無愧
也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
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

鄭志宏與胡承公書曰濮豐間如司馬溫公與王荊
公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
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鄭

潤甫州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盡心於此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忠之下難為報大名之下難為處㸔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交脩予允迪前人勸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温雅可以見太平之象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州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

説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卅制用説苑事

胡文定以親辭戒都學事云弱當喜懼之年浹詐短長之日晉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吳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曷敢弭忘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初寮啓云得知千載尚賴古書作史一行便廢此事皆全句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

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
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慍斯言可以立懦志
黃伯庸爲賀雪表招徠桀俊無晝卧洛陽之人獎勵
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
儔至樂工周益公啓云李門之柳自謝玄門之桃何
在彼刀頭之舐容淂未錙銖況井眉之居瓶恍如夢
寐蓋指張說也
武工朱文公啓云行藏勳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窮蹇
崎嶇寄尋壑經丘之趣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或誠縣學見黜後稱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
令荅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
無愧矣

毛憲守長沙謝薛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庠詩章
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徐淵子爲越教荅項平甫云正恐栗時風舞雩之流
不無或者月雜巢之閒或荅洪舜俞云曾直大名有
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玉佩之詞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也
師不賢於茶子將焉用之

衢州稽古閣書臯陶謨于屛具上梁文云臯陶若稽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爲萬世斯文之主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鍾二字者考官西之洪文敏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鍾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熙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舶趠二字而黜者泆得失於一夫之目具幸不幸若此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足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末韻　會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舜由仁義行

補識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郘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

仁宗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而藏

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寶奎殿太
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選但云慶曆二載而
不紀月日以寶錄攷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𥡴子羗
作寶奎殿頌周益公題其後云上宰宗工更爲辭章
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實錄云命夷簡
撰記而說齋謂煥乎堯章親加紀述亦誤
士冠禮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愽古圖雖公䜌䀇銘
用乞麋壽萬年無疆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張文
潛謂波稜自
波稜國來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尸子亦云醫竘者秦之良醫

巫彭作醫(呂氏春秋)岐伯祖世之師曰僦貸季(素問)上古醫曰苗父(說苑)

淳祐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具表云今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誡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發唐陵者溫韜也惡復誅臻天道昭昭矣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況朝而受業為士之職書曰夙夜浚

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早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雞鳴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聲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爲舜而已矣

晉殷仲湛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

妙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
技李密母患積年積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隋
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誡諸子曰為人子
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銅川夫人
好藥子始述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
曹元有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甄權以母病與弟
立言究習方書王燾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
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顏有痼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
杜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藺亮遂窮其術程子曰
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蘓魏公書帳銘曰非學不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傳正戒子孫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廟冕九旒服九章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子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

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之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下殤用棺衣自史佚始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公始也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官於大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左氏傳始用六佾晉於是始墨始厚葬始用殉魯於是乎始髽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始用人於亳社魯於是始尚羔亦記禮之始

變也孔子惡始作俑者始之不謹末流不勝其敝劉懋撰究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司馬文正公言唐始令妃主墓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蘇文忠公言春秋書作兵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色為脛納音色為蹄景祐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行天下丁度為序

黄石公記云黄石鎮星之精也黄者鎮星色也石者星質東坡以圯上老人為隱君子

劉夢得曰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辯策問卷劉引之而改掇蜂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

鼂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慈湖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

謂先生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心去是心而
後可以語道

詩釋文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
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張文潛詩蕪菁至南
皆變菘菘美在上根不食捷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
食思故國

荀悅申鑒曰睹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
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許渾詩逐跡驅雞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云草仿步則薙之
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

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云人生羣動中一氣
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汝安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
見周子窻前草不除之意

王溪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
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也

傅玄席銘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
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
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
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
薄於人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即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之者吉泝之者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穜之利乃穫之凥東坡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

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尚志謂之士行己有耻謂之士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濡

水經注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

憲注云人君爲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

象山先生曰古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

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真

文忠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枯木死灰

儒之道以萬世爲實釋之教以萬法爲空

